

夜读偶记

书边不在在兰边

序《有情月色》

陈汉波 文

窗外雪纷纷,案头键盘不紧不慢地敲,屏幕上的文字约略有些暖意。

曾和玉兰儿有约,若出书,愿为其写序。真要落笔,却颇费斟酌。因与作者有同乡、师生之谊,一不小心,理为情使,有拔高之嫌。好话免不了,而分寸与肯綮,较之他者作序为难。

十年前初见作者的散文,似全不管世外尘纷,于自家小花园中浇灌、剪裁、清赏,倒也自在;十年后的今天,花园易新,随着阅读的拓宽,艺术素养、审美趣味的自觉提升,品赏的意义已超越了一家一园,所作也为一变。

观其新近文笔,不急不滞,似有苏轼、张岱、汪曾祺的影子掠过。端的是如歌的行板,在江南小溪中自由潺湲。无论记人、叙事、及物,总爱带点有情致的画面感;对话和书信体,让人生出临场的亲切;古诗词的随机引用,恰似散落在字里行间的幽兰,暗香恍惚。而读书、临帖、品茶、赏花、诵经,这些精神生活方式的融会,较之为文而文之文,自有别样的气息。

说是气息,其实是一种讲究,这可从她的文章题目、结尾见出。题目如《于焉浮杯》《拂了一身还满》《一写写

到月当头》《阿谁犹笑语》《一路沿溪花覆水》,饶有诗意;结尾如“他能在平淡中求细节,从我们熟知的一些人物中找出我们不能发现的微妙之处,引人一起入境,并得真味。从这些画堂旧事中翻出新笺,笔调摇曳,叙述从容,纸上花开。”(《画堂旧事翻新笺》)“人生难得是省察,在花前,在音乐中,让人省察自己。感知美好,抚慰忧伤。”(《和兰花在一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泡茶对饮,小雪过得如立春一样惬意。风温顺,日温顺,人也脉脉温情。”(《小雪,四时佳兴与人同》)文气中有理趣飘忽。

就散文而言,作法当然重要,比作法更重要的是性情、气格、理趣、文采。文采根柢文字——文由句成,句由词成,词由字成。古有读书、临文先识字的说法。中国的文字,只从六书的造字功能看,已具备极强的表现力。我们在庄子的超逸、魏晋的旷达、唐宋的大方、晚明的灵动、民国的变奏中,不难见出各不相同的文字魅力。这样一笔足资接续、借鉴的文化遗产,本应敬畏以对。而今天,随处可见文字的割裂、不经、浮泛。甚可留意的,

是作者未为时风所感,对文字虔敬用心。敏而好学,爱而生悟,久悟成得。渐渐地,有了自己清丽、大方的文字品性。另一方面,尚能进一步于中国古典、西方哲学下些阅读功夫,使已有的散文理趣转化为有文采的思想,抑或有思想的文采,那已经是散文的高一重境界了。

作者一边井井有条地管理着一家合资企业,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创建了自己的“琴瑟在御”内衣品牌;一边倾心于散文写作,这册新结集的《有情月色》可略见其创获。企业与文学,有用与失用,执两而取中,中和点是文化。以文化人,化文入心,情怀所使,看似不太关联的两端,却拿捏有度。在公司,指挥若定,俨然企业家;在地方文学圈,又秀外慧中,温文娴雅,不知者不辨是企业家,但识为读书中人。难能难得也,应为其点赞!

即吟小诗一首为结:笑是前身曾有约,书边不在在兰边。文章若用更何用?一缕心香慰往年。

《有情月色》,玉兰儿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7 月出版,定价:42 元

上架新书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2 元
陆一琛译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



本书是杜拉斯唯一专论个人电影观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她回顾了自己在编剧、执导电影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涌现的种种思索,亦点评了卓别林、戈达尔等导演的创作风格,也谈及其文学、政治观点与私人生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9 元
甘阳、侯旭东主编
《新雅中国史八讲》



孙庆伟、侯旭东、阎步克、张国刚、邓小南、姚大力、刘志伟和杨念群八位学者,依次对中国历史时期与核心王朝的发展进程进行总结性的脉络梳理和问题分析。每位作者对各自领域都有多年的研究积累。

武汉大学出版社 66 元
杨典著
《巨鲸：私人文学史》



本书共收录三十二篇文章。作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证、查阅,从局部去探索文学史,将所获所感化为文字,充分反映了其庞杂的阅读兴趣与深厚的阅读积淀;因此,本书也可以说是一个人阅读的精神史,故称为“私人文学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69 元
郭国良、彭真丹译
[爱尔兰]罗迪·道伊尔著
《童年往事》



通过一个 10 岁小男孩的视角,探讨了成长、婚姻、家庭等恒久的文学主题,也生动展现了二战后爱尔兰的文化、历史、宗教图景。童年的天真与成长的忧愁并肩而行,把少年推入了成人复杂的世界,唤起每个读者心中对童年的回忆。

百草园书店提供

品书录

落花属意,不忍于心

《一朵花的神话》读后

刘 军 文

花卉的种植、欣赏以及艺术化,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形成了拥有特殊内涵的文化母题。植物中的松竹柏,花卉中的梅兰菊,逐渐演化为具备强大象征功能的符号,与“中国”、“与东方”等宏大指称等紧紧相贴。

另一方面,就花卉来说,在东方文化系统中又呈现出一树两枝的形态。一枝紧靠在道法自然的美学原则之下,花卉作为自然之物成为人们推崇和赋格的对象,诸如兰花,“中国兰”与花大色艳的热带兰花大不相同,具有质朴文静、淡雅高洁的气质。在先秦时期,经过孔子、屈原的赋格,业已成为君子人格的象征。另一枝则紧贴“生活艺术化”的主题,成为日常烟火中人们热爱和倾心的对象。这其中,关于王子猷的个案最能说明问题,初春时节,他曾路过一个村庄,目光所及,一农家院里桃花燃烧的模样,吸引了他。于是与随行童子,径自推门而入,然后绕着桃树大饱眼福,而置近旁农家的喜事筵席而不顾。一树两枝,一玄远,一可亲,恰表现了国人对于花卉的含蕴态度。

近些年来,草木主题散文风行,博物知识与乡愁相互嵌入。而关于花卉的专题书写,在我个人视野范围内,比较少见。浙江作者沈小玲的《一朵花的神话》作为一部刚刚出版的散文集,紧紧围绕着花卉而加以展开,涉及花事、花态、文史掌故等主题。这些主题统摄于“生活艺术化”的命题之下,无论是初见的感性,还是由文字而进入的想象空间,作者笔下,花卉皆以美的形态加以呈现。其笔触较少触及花的香气或者实用功能层面,初见之美和

想象之美如同两股细流,在底部汇聚成瀑布,倾泻而下,注入内心的深井。她忠实于目光的波动和心跳的节律,在异乡,抑或在杭州这座生活的城市,足迹所至,对花卉的特殊感知系统往往会率先启动。比如大连旅馆房间里摆放的黄百合花,曼谷的睡莲,杭州永福寺的梅花,贝尔达湖小镇的三角梅,等等,一旦遭遇,便盘桓在心间。“美是神的赐予,不可轻易地抛掷!”(《荷马史诗》),一旦对某种事物拥有专注的态度和专情的心绪,感兴的因素就会荡漾开来,这本散文集,就是感兴荡漾的一种记录,一种保存。

这本作品集的开篇一章《白草红叶黄花》,以元代白朴的一首小令词入手,解析古典文人对色彩的倾心。白草这一秋天的枯草,单列的话,多指向萧瑟的味道,而白草加红叶加黄花的手法,即意象叠加的手法运用之后,一方面,白草的萧瑟色泽被红与黄加以调和,呈现出多彩之美,另一方面,意象的叠加,将意境推至渺远之境,进而衍生了味外之旨。作者梳理了从《诗经》奠基的识花传统,承传有绪,绵延至今。实际上,对花卉的寄予不单是文人诗家的专利,它早已泛化到从庙堂到江湖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而且,中国所爱的不是一种花,而是花所组成的群落。这种泛爱主义的态度,使得相关的典故聚合成了一个大园子,作者的笔触对此也有所涉猎,诸如花神钟馗的故事,还有美食家袁枚花入食谱的灵光闪现,以及吴越王钱镠的陌上花开。不过,少了《牡丹亭》完稿,玉茗堂前玉茗花开这一特别有寓意的桥段。杰作落成,乃创作才力的结晶,

而玉茗花开,则是神迹。这一神迹中隐含了大美不言的讯息。

作者对花卉的敏感细思,如果说源于家庭氛围的熏陶,也并不为过。《启蒙》一篇中,作者叙及父亲爱花种花的诸多细节。从事木工职业的父亲在种花栽培方面有过人的巧思,他做的花墙,蔷薇花与凌霄花错落开放,花期绵延。盛开之际,会引得四乡八里的人们前来观展。父亲将种植提升到了艺术的层面,诸种细节自然潜移默化到身边的亲人心里。接着这一篇的就是《放养》篇,作者自叙了自个的栽培经历,虽然精巧程度难以与父辈比拟,但别开生面的精神气息则一脉相传。

从书中看出,作者的游历算得上丰富,威尼斯、戛纳、阿尔卑斯小镇、泰国曼谷,再到国内的诸多地方。所见不仅有各种花卉,还有以花卉为原型的雕刻、壁画、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甚至在木垒这个北疆之所,植物的相互组合竟然也天然地靠近花卉的色彩。蔡元培有美育代宗教之说,而卢梭的教育理念,核心就在于爱的教育,拥有教师身份的沈小玲,多年的耕耘,自然有一份特殊的心得。由这本散文集大体可以侦知,爱是美育的支点,正是她的基本理念。而爱作为初心不仅需要培育,更需要激发。这篇评论之所以有不忍于心的题名,也是源自作者的一篇作品,写到了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们,会将落花清扫聚集,然后归拢到树根这一细节。能够对落花不忍于心,那么,爱与美的联结程度自然可想而知。

《一朵花的神话》,沈小玲 著,文汇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出版,定价:40 元